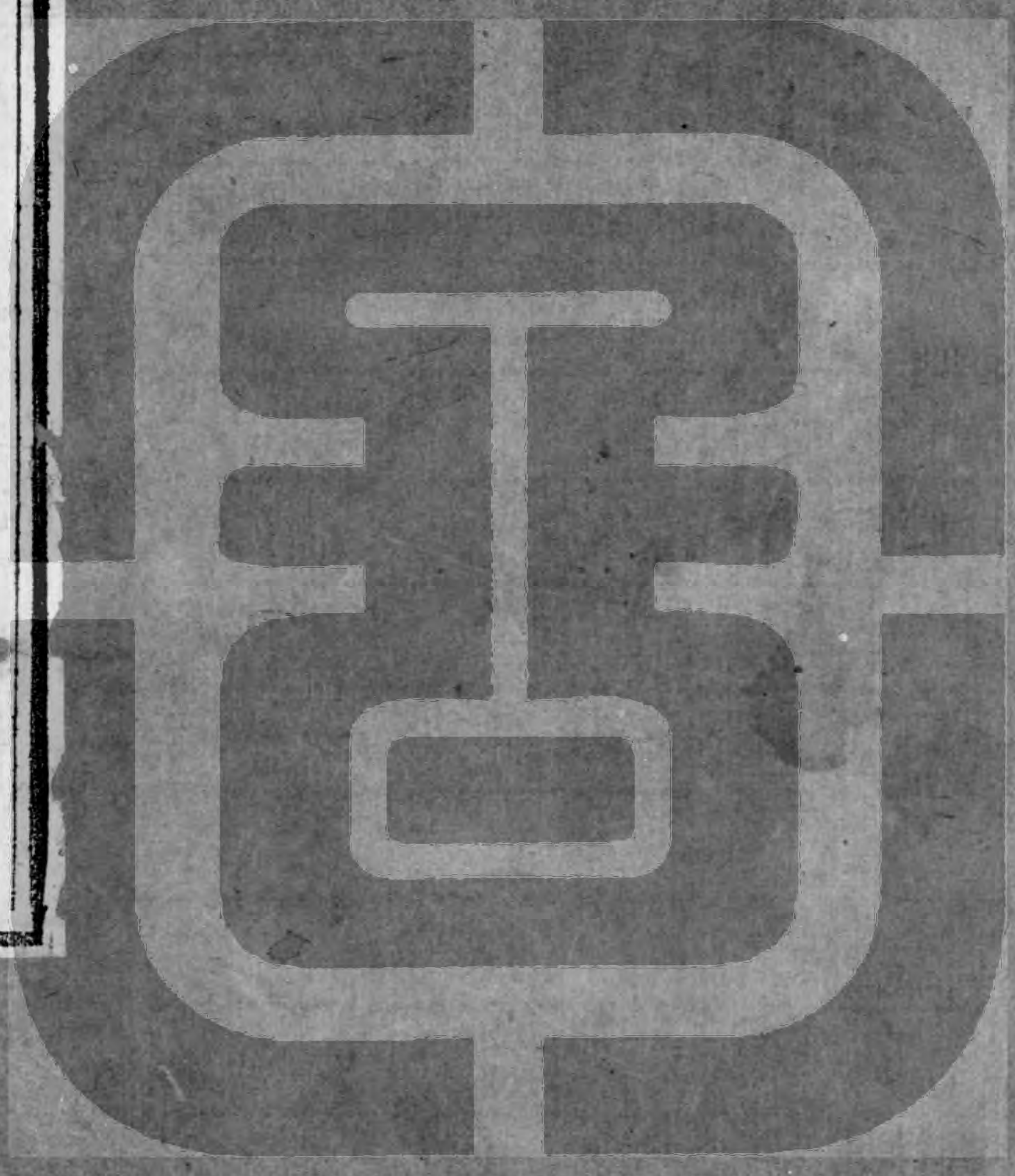


金丹正理大全

卷肆 大要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卷六目錄

累行卷第六

與至陽子

與初陽子

與一陽子

與碧陽子

與宗陽子

與玄陽子

與谷陽子

與復陽子

與心陽子

與西陽子

與南陽子

與來陽子

與回陽子

九宮山交泰庵記

與得陽子

與扶陽子

司正閣

書

卷六



與南陽子

與致陽子

與義陽子

與真陽子

與東陽子

發真問答卷第七

生死事六一

聖人之德二

天地之六三

道本陰陽四

金液還丹五

仙佛長生六

道非言顯七

脫胎去留八

三教一家九

世人皆得十

觀水得道十一

見性成佛十二

修真圖像歸源卷第八

太極圖

太極分判圖

先天太極圖

後天太極圖

金丹九還圖

金丹七返圖

金丹五行圖

太極順逆圖

元炁體象圖

金丹三五圖

清濁動靜圖

寶珠圖

金丹四象圖

金丹八卦圖

金丹八卦圖說

形物相感圖

形物相感圖說

明鏡圖



紫陽丹房寶鑑圖

懸胎鼎

鐵牛

偃月爐

汞

名

鉛

紫清金丹火候訣

丹法參同十八訣

林神鳳金丹法象授靈圖

天地先生詩

仙派

鍾呂二僊慶誕儀

鍾離祖師賀表

純陽祖師賀壽文

送神文

仙派源流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目錄終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累行卷第六

與至陽子田至善齋

帝皇之得道者。若羲農黃帝焉。任隱而得道者。若老莊  
關令焉。侯王而得道者。若子房淮南焉。山巖而得道者。  
若鍾呂希夷焉。道之在天地間。成仙作佛者。歷歷不可  
以指數也。後世罕聞者。茫茫而少大丈夫也。其王公大  
人。折節下士。祇為有道存爾。士之學者。無止亦惟未增  
乎道。故明于道者。至聖神人也。僕以西行旅寓。思國宣  
貳至齋田侯。叩首拜三。欲聞至道。經年不倦。乃授之曰。  
大道者。至人之所秘。聖師之叮嚀也。古之真人行其所



不能行也。字泰定者。發乎夫光。發天光者。人見其人。備物以將形。敬中以達彼。以有爲入無爲。有爲者與人爲徒。無爲者與天爲徒。與人爲徒者。煉先天真一之氣。與天爲徒者。煉後天自然之真。夫人稟天地網緼一氣而生。從微至著。壯而盛。盛而衰。氣固爲盛。氣散爲衰。至人者。盛則養之。衰則救之。使一氣長存。歷劫而不死者。金丹也。大脩行人。既得乾金入于神室。心目內觀清淨光明。以成胎嬰。保之十月。出入去來。無滅無生者。天仙也。所謂氣者何也。即兩箇陰陽也。一乾一坤。陰陽也。一男一女。陰陽也。一坎一離。陰陽也。一逆一順。陰陽也。南華

經云。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採先天煉後天。謂之交通。交通則和成。而和成則物生。物生而爲嬰兒。嬰兒長大而號真人也。至齋言下猛悟。期以勤行。易其號曰至陽子。

與初陽子王冰田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惟是道也。在天地之間。旋轉乾坤。昭揭日月。更代四時者也。一切人也。稟大道至靈至聖之體。令大道至精至粹之用。常人順之。是以一生一死。若循環然。至聖神人。以此道而逆之。故成仙作佛。而出造化之外也。三教大聖。皆體此道而用。



之。儒曰脩身。釋曰脩性。道曰脩命者。即殊途而同歸也。粵後之人。不達聖人之旨。各尚所聞。而非其所是。豈知身與性命。必不可離者也。若一可離。則非道矣。初陽子王舜民備哉。大丈夫也。出入仕途。且三十年。僕聞之。舜民之位也。利不能移其心。困不能改其操。斷然有守。凡所寓以冰田自扁者。示無纖瑕小疵焉。乙亥冬。會滬江任所。一揖次。若久要握手論心。畧無宦況。僕覩其氣宇高邁。骨相合仙。因緣相逢。求我丹道。遂用盟天。以青城老師金鼎火符之秘。次第授之也。乃先除其執着。去其驚疑。道其緣熟。培其根深。僕之用心。又如此者。蓋欲將

師所傳悉授不隱。顧惟聞道不難。行之宜謹。純陽老師云。便下手。速脩猶大遲。使上士聞道。必勤而行之。彼常人者。聽之則且驚且疑。不肯疾早下工。電陣之光。石擊之火。似箭之速。吁可畏哉。令語初陽子。其毋忽諸。夫金丹者。金液還丹之道也。金液者。即人身之真炁也。以炁合形而成真人。是云還丹。厥人之初生也。毓先天地至純之炁。遠乎二八。精氣日泄而撲散。則先天之氣不純。且世之人。壯而必婚。必娶者。以續綱常也。若也中年。却能保養其身者。聖人也。故孟子四十不動心。在仙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今初陽子行



年五十逾二。而聞金丹久視之道。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况初陽子道緣。既重信心益堅。謹依師旨授之。曰。古之真人。欲理其性。先保其精。欲求其命。先淳其氣。是。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言。則塞乎天地之間。若以孟子爲寓言。則聖賢寧如是乎。若以孟子爲教言。則人一身之氣。豈能塞乎天地哉。然必有其道矣。道者何耶。无也。无者何耶。命也。即經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也。夫欲了命。必先脩性。性命雙脩。何憂不仙也。且性者何耶。義也。故孟子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若義襲而取。則物也。順也。

人也。非金丹也。唯集義所生。則逆也。是所謂金丹也。故云配義與道。而孔子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釋迦云。是諸法如義。老子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聖人之於道。不離乎義也。義之道大矣哉。採鉛煉汞者。集義也。西南得朋者。上義也。龍女獻珠者。如義也。是義也者。即義之易。一陰一陽之道也。夫一陰者。離中之雌。一陽者。坎中之雄。離中之陰爲火。坎中之陽爲水。配義與道者。以坎反上於離。是爲水火既濟之道也。蓋於坎中取出陽爻。降而入於離之中。換出陰爻。是爲地天泰也。蓋離中之陰爲汞。爲精。坎中之陽爲鉛。爲炁。心印經云。上藥三品。神



與氣精。然精依氣生。神依氣旺。神氣精三者無一可離。此所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倘精耗則無靈。氣餒則神離。可謂之人乎。此所謂可離非道也。聖師深慮世人不能明乎道。不能煉其氣。乃借名爲鉛。爲汞。爲鼎。爲爐。爲龍。爲虎。爲砂。爲銀。爲刀。爲圭。爲火。爲候。百般譬喻。托物假名。以曉後之學者。亦豈不欲人人作仙箇箇成佛也。緣爲世人信之弗及。承當不得。偶或就中間有一二。復爲踴躍小逕。着相執空。罕聞正道。若太乘根器。上士至人。際遇真人。一言之下。生實信心。實愛其身。積累其然而勤行不怠者。則高仙地位。指日可躋。僕閱人多矣。秘惜如此。

與一陽子潘大初

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至哉言也。僕自獲遇至人。盟授大道。即欲圖就所事。而以功緣未立。用是求諸仙經。搜竒撫粹。作成金丹大要。書成之後。不恤起處。每過名山及諸城邑。隨方作緣。低首下心。開導世人。誘進此道。四三年來。求者紛紛。卒未見有大力量而精進者。比謁廬山太平宮。揖當代主人太初潘一陽。塵襟一見。懽如平生。茶罷復茶。有物外趣。顏童鬢墨。神氣裕如。膚澤



臉桃丰標洒落其剽繁治劇若不經心而待物擇交似  
有定見顯宦軒車而至者皆得懽心貧賤蓄材而來者  
願識其面頭顱且無塵俗骨格膈合仙姿平川洗滌而  
疎明太山崖峩而增秀夫人交贊鬼神共依僕每嘆夫  
福之與慧二者不可得兼太平閒暇安享尊榮此人之  
福也通玄達妙研精究微此人之慧也二美俱全則斯  
人也不可以尋常同年而語眷顧之初言及丹道僕未  
即應既而情真語簡好篤誼深叙其主領事繁色已覺年  
光流邁念念急於茲事者更來歲而又遲也僕觀其開  
心見誠列盟奉誓乃授之曰大道者與天地生物乾坤

覆育日月陰陽同其造化焉在人之身不外是也天地  
以陰陽爲橐籥人身以玄牝爲橐籥天動地靜動爲陽  
而靜爲陰陰極則萬物不生而陽氣潛伏及夫剝盡一  
陽初動而梅花吐白者以陽在地中而將復也世故以  
梅爲報春之信故易之復卦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復  
之爲卦五陰一陽其一陽在下而陽爲之主也人身亦  
然自少而壯壯必衰壯爲陽而衰爲陰逮乎陰極則陽  
氣欲盡而散也至人於此則能体天地之道以子爲度  
以日爲符以癸爲候以月爲則以汞爲陰以鉛爲陽鉛  
生於癸而癸在坎坎屬北方北乃子之正位天地以七



日而來復。復子也。太陰以三日而出庚。庚金也。庚爲金而金爲坤。坤之金寓于坎。人身亦猶是。而陽復有時。夫脩行人急於癸生之時。求彼先天真一之氣。以爲鉛也。納此真鉛於離之中。配以離之真火。煅煉成丹。故曰金丹。則金丹者。無外乎坎離二物。且坎離爲何物。要知只是兩箇真陰真陽而已。是知金丹之道。不外乎陰陽也。當其一陽初至。雖一身皆陰。而一陽自外來。彼一陽反爲之主也。今其號曰一陽子者。取義如此。一陽子既聞此道。儻不爲則亦已矣。若也興勇猛之心。奮勤行之志。安知其功成也。必矣。

○○ 與九宮山碧陽子車蘭谷

古之真人。其寢不寤。其息深深。寢不夢。則神存。息深深。則以踵。此即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之道。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赫赫發乎地。肅肅出乎天。此即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之道。無以爲者。後天自然也。有以爲者。先天一氣也。何謂後天。夫人稟先天一點真陽之氣而生。爲物之最靈也。此氣日生。夜長。與天地混沌之時。同其造化。其神之所以存者。爲鷲鷲不能攫。兕虎不能傷。以其神在故也。及乎年登二八。真氣以盈。復遇至人授以寶身之道。使天機不逐於事物。毋勞于形。毋挫其精。息以踵而不



以喉與天爲徒。而世不能移其志。則比古人千二百歲不啻過也。此所謂後天無爲之道。何謂先天。且人生天地間。年壯而嗜慾。但以酒爲漿。以妄爲常。以情縱慾。亡精損神。所稟先天之氣。驅之勞之。猶虎奔而寓于西矣。即如乾之爲物。純陽也。始交於坤。則乾之體破而爲離。坤之爲物。純陰也。潛奪乾之一陽而爲坎。由此之後。乾體反震。坤體乃實。則離坎者。乃乾坤之繼體。乾坤順行。男女奔茂。精竭神亡。一切常人至此。則已大脩行人。體金丹之道。而脩之。逆五行而用之。逆者何也。坎中之陽。赫赫即乾金也。離中之陰。肅肅即坤爻也。金丹者。以坎

而升於離之上。以已而合於戊之門。伏坎中之虎。以降離中之龍。取坎中之金。以剋離中之木。納坎中之水。以煉離中之火。採坎中之氣。以補離中之精。回坎中之陽。以實離中之陰。即復純乾而成真人。傳云。西南得朋。伯陽云。真人潛深淵。紫陽云。鉛見癸生。須急採。馬祖云。一口吸盡西江水者。皆此還丹之道也。故降伏自己之龍。虎。採取身中之真氣。然降伏者。切在於德。採取者。不外乎道。道無德。不能採取。德非道。無以降伏。所謂採取者。只須一時之功。非有遲疑之事。蓋一時者。要在初三日。內取之。當此初三之夜。月生庚方之際。此時水源至清。



渾無撓動。急用半時採取。歸於鵲橋之東。結成黍米之丹。入于黃金室內。煉之成之。謂之金丹。謂之先天大道。世人若知金丹。即我本來乾中之真金。則爲微妙玄通之士。而深不可識矣。九宮山碧陽子車蘭谷爲玄門棟梁者四十餘年矣。其功業設施。表表在人耳目也。卓然道眼識人。不似他人之忌才者。僕以不檢。唯志於道。不免活癡自醜。賈愚自賣。既無華衣以浮飾。不能強容以求知。一揖之初。乃即深契。求我丹道。足所未聞。覩其神氣裕如。遂將祖師先天後天金丹之旨。悉以授之。却加勉厲焉。世人之所以我其冠者。入老氏之門。學老氏之

道也。夫老氏之道。寶精氣。脩返還。尚清虛。寡嗜慾。薄飲食。離塵緣。廣慈悲。樹陰德。損之又損。至於無爲。是則爲老氏之徒。今焉處琳宮。披鶴氅。直以問道。爲羞爲辱者。何不反思吾教之所學。何也。間有一二希乎脩養之說者。則叢聚而笑之。我太上曰。下士聞道。大笑之。豈古然哉。夫既入其門。而不行其道。則爲老氏之蠹也。蠹者。衣其服。而妬其教。蠹其食。而訾其道。是猶服堯之服。而非堯之言。吾不知其可也。縱負出類拔萃之材者。亦甘以清高至貴之身。棄之於濁惡之地。使俗人有口者。呼之爲異端之徒。可惜哉。就中有能去傲除慾。節飲靜坐者。



雖不得真師之旨。亦不爲教門之罪人也。彼神仙者。慈  
悲爲心。不顧訛毀。唯欲化人成道而已。昔者黃帝之問  
道也。豚行跪進。既聞道已。乃曰。廣成子之謂天矣。今之  
時人去古道遠。以矯詐爲誠。以妄誕爲心。其未聞之謂  
有何道。及稍有聞。自以爲足。或始聞師之語。心師未盡  
善。及畧聞其端倪。則謂素所自有。借使造其闕。與即萌  
僥倖而得之喜。惟恐師之求其所報。寧肯勤行哉。果若  
此。孰得而臻乎極也。豈能如碧陽子。聞一且問二。聞二  
復問三。既不以才自矜。復愈高而愈進。山間林下。或有  
超然穎脫之器。以生死爲一件大事。如我碧陽子者。出  
研精究微。參玄造妙。還丹坎戶。結胎黃房。若非白日而  
飛昇。亦傍神仙地位而去。况其精進而猛勇者乎。諺云  
一子出家。九族俱仙者。斯之謂歟。今碧陽子。雖其上領  
事繁。猶能孜孜在道。真以堅固爲實踐。不以狂妄爲虛  
彰。與彼醉生夢死者。大有徑庭。南華云。下梁以有聖人  
之才。無聖人之道。吾將以聖人之道告之。庶幾其果爲  
聖人乎。碧陽子。今聞聖人之道。矣。卓脩有爲之德。高證  
無爲之功。以應龍沙八百之讖。異時名公巨卿。必有取  
汗于子者。子其勉乎。

與宗陽子明素瞻



通今博古。註書立言。筆迴狂瀾。錦心綉口。此文章之學。至矣。鮮不以是而自足者。斯人也。其才勝德者也。參玄入妙。窮神知化。積精累氣。煉氣化形。此道學亦至矣。鮮不以是而自高者。若能慈悲接引。斯人也。可與鍾呂並駕者也。僕登九宮山。有曰明素蟾者。自弱冠棄親出家。敏而好學。年幾而立。卓犖不群。博採雄覽。謙訪浩記。談經考古。作爲文章。奔放橫流。悅可人意。不免人而太溢。罔乃上颺。則於良明知已者少。既而求神仙家學。凡四方來者。雖傍蹊小徑。莫不開心見誠。必盡其說。而後已。前後閱數十人。自以爲畢得金丹之道矣。僕從容訊其

所得之說。則亦有搬運身中之神氣者。然似是而非。亦有煉烹丹田之鉛汞者。又似同而異。甚而非採戰則燒黃煑白。非兀坐則注想空言。令茲施焉。自謂金丹之道。如斯而已矣。其於丹經符契。朗誦如流。又且註釋旁通。辭亦近理。俯視同輩。傍若無人。將有環中之期。而不可遇也。傾蓋之初。試問我以金丹一事。覩其才高氣盛貌。敬禮踈。而所遇人無下手處。僕乃從而順之。羨之。揚之。德之。僕之所以德之者。將有以化之也。蓋所以化之者。爲其滯於僻見邪說。使一聞至道。必若驚鷲。若疑嗟夫。時之高人勝士。負不世出之才。而執一方之見。往往不足以



語大道者。非耻於授師。則過於聰明。况其下者乎。僕見明素蟾。資稟非凡。勇銳可授。恃其平時流於傲放。泥於慣常。首須降其驕心。捫其狂心。去其愚心。移其疑心。正其邪心。開其道心。明素蟾忽於言下。幡然大改頓然大悟。於是指令。脚跟踏在實地。然後授以先天烹煉神氣之道也。曰。夫先天一氣。即金丹之祖氣也。要知此精此氣。此神。根於父母未生之前。是太極也。則人稟此先天太極之元。而生也。成於混沌沌之內。出於杳杳冥冥之中。當此之時。和之至也。故夫人之生也。男則萬神唱恭。女則萬神唱奉。恭則溫良儉讓。具其間也。奉則純燒

聽從其在內也。男以剛健中正。而不恭敬者。是棄其生也。女其工容言德。而不奉順者。是殘其德也。且厥初至和之氣。日生夜長。至於二八。而陽又太極矣。生而知之者。於此行上德無為之事也。只為世人顛倒妄想。由此淳樸一散。純粹難全。則向來所授之乾金。奔虎而寓于西矣。自是而後。名利心動。龍辱神馳。授老而不知退步。以求自全者。吁可惜哉。凡人欲全此精氣神者。非先天太極之氣。餘則無可。故曰。天下無二道也。是此先天太極之氣。名為真鉛。亦曰乾金。寄於坎中。是云母。隱于胎。世人不覺不知。不明大道之本。而用採戰採陰補腦還



精肘後飛金晶之術者。是愈促其生也。大脩行人要明  
生身造化。產藥川源。坎水乾金。求之西南。東三南二。會  
在中央。真虎真龍。必得癸一而方戰。真水真火。必得二  
八而始交。悟玄牝。是還丹。辯刀圭。即藥物。龜蛇盤結之  
際。橫天上之鵲橋。木金間隔之時。會人間之牛斗。主賓  
揖遜。老嫩無差。片餉工夫。十分謹慎。寶珠現於月地。穩  
穩收來。金液至於丹田。溫溫調燮。當時且讓。凡事宜謙  
。饒人先鞭。取他快意。如愚似訥。顯道人家風。禮下不  
爭。乃神仙之上計。方得臨爐有慶。一點落在黃庭。養火  
何難。九轉待行符候。洗心滌慮。以結三百日之胎。煉神

還虛。成就大丈夫之事也。明素蟾始聞而驚。再聞而疑。  
竟至通宵摸索。渾身是汗。忽然壁立萬仞。直下承當。始  
悟性命。即是兩箇陰陽。身心儘有許多神氣。淨保保亦  
是圓陀陀。亦是滿空白雪。便欲一口雄食。西江清流。不  
待一口吸盡。方知大道不在丹經。以數十年精進之功。  
今而後知實未始有學也。衆雌而無雄。而又鷄郊焉。問  
之曰。明素蟾者。其有謂乎。曰。琮也。每慕白玉蟾者也。故  
用姓以謝履載。名以謝親字。以謝友。明即白也。素猶玉  
也。故謂明素蟾云。上陽子曰。子真能求乎仙矣。慕其人  
希其道。并以名而就之。抑亦至矣。子又知之乎。夫精通



而不昧者明也。聞道而勤行者素也。惟蟾者月中之物也。陰中之陽也。黑中之白也。雌中之雄也。坎中之畫也。蟾之爲物止三足焉。三足者爲鼎器。取像爲懸胎鼎也。則蟾之爲妙。乃道之用乎。今子希紫清翁者。其謂此乎哉。雖然。吾將勉之。脩行之人。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我趙老師云。讓而不爭。則無德尤。王蟾大道歌曰。神仙伎倆無多子。只是人間一味呆。又云。世間學仙者。曾襟變清雅。又雲遊歌云。滿面着盡笑。喝罵教吾去。噫。紫清翁且能受盡世人笑罵。而有一味呆之歎。今一切人務以自高自足之心。而欲希慕神仙之說者。抑何愚。

哉。子倘能以清雅而變於心。肯以謙讓而出其傲忽。必能以呆而奉人之笑罵矣。自我丹陽之傳黃房公也。又六傳而至於子。子其勉之。明素蟾曰。疇昔聞見。自謂人可爲鍾呂。今乃深知。遍界無一人能擔負此事者。道妙玄微。天機深遠。詎可忽諸。常謂王蟾翁始得泥丸老仙之傳也。歌曰。陰陽顛倒入玄谷。六十四年都是錯。又云。前年仙師寄書歸。道我有名在金闕。何其聞道之晚。而成道之易也。如此。今承教旨。孰知至妙至玄。最爲難。議者哉。始知五十八年都是錯也。千經萬卷。總非裏許。便將捉住西山之白虎。攝伏東海之青龍。期集吾事而。



已。豈敢忽慢而傲世哉。就令書此。凡到諸方。遇蓬萊仙  
侶。誠一出之。將必有取。則於此者信矣。

與玄陽子歐陽玉淵

先哲曰。形以道全。命以術延。子書曰。魚相忘于江湖。人  
相忘于道術。則知道與術二者不可得而離也。術以道  
爲主。道以術爲用。要知此道非泛常所言之道。乃天仙  
之道也。要知此術非泛常所用之術。乃長生之術也。僕  
於玄陽子有說焉。玄陽子廬山歐陽玉淵也。訊道于上  
陽子。上陽子語以天仙之道。併以長生之術而授之也。  
上陽子曰。是道也。極深而研機。易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

之志。唯機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極深者。淵淵其淵也。研  
機者。浩浩其天也。浩浩其天者。陽之極也。淵淵其淵者。  
陰之極也。故陰極則爲坎。陽極則爲離。是坎中有一陽  
之氣。而離中有一陰之精。天仙之道。以坎離爲之用也。  
孔子曰。慎斯術也。以往而無所失矣。術者何也。能顛倒  
坎離而用之矣。古仙曰。五行顛倒。大地七寶。五行順行。  
法界火坑。夫坎雄爲金精。離雌爲真火。取坎中之金精。  
而降于離宮。以離宮真火而煅煉之。是云顛倒陰陽之  
術也。然顛倒之術。在乎研其機也。機者。陰陽不測之謂  
也。陰陽不測。則鬼神不知。日月不照。吾將此道而合乎



日月也。合之者。月生於庚。則金旺水清。乃採金于三日。故云與日月合其明。合者。彼之庚金。一生水。即以我之真火而候之。是謂之火候。庚西方也。西方金之正位。顛倒之術者。則採庚金于坎之中。緣以其母隱于子胎也。是以坎之雄而補離之雌也。謂之天仙矣。故機者動之徵。言之先見者也。機于道者。其長生之術也。機之爲言密也。注齋經曰。斗步子形。光映子精。密而行之。方得道成。玄陽子。研于機之妙。極于深之旨。密而行之。勤而脩之。則由長生之術而入天僊之選者。其玄陽子乎。

與谷陽子周允中

谷陽子者。于湖周氏子也。其字曰允中。故取義曰谷。其名曰一。故取義曰陽。從人從谷。則通乎俗。從一。縮從谷。則有容裕之德。此上陽子所以命之曰谷陽子也。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爲天地根。根者祖也。祖者太極也。太極判而天地分。天地位而玄牝育。玄牝配而陰陽乘。一切常人。惟順陰陽之道。是以東生西沒。輪運不息。周遭萬彙。汨沒于生。有何窮已。大脩行人。爲能逆玄牝之用。是以顛倒五行。制御一氣。收伏鉛汞。媾煉金丹。是得谷神不死。而玄牝之門。與造化游而不息也。夫玄者。男也。乾也。無也。砂也。天馬也。離中之已也。



牝者女也。坤也有也。竅也。地牛也。坎中之戊也。雌雄糾而坎離匹。戊已合而谷神迎。運坎中之乾而實離中之坤者。是謂之純陽也。則坎離之道由戊已而交。戊已之德由谷神而至。是謂之金丹也。要知谷神之用。總不出乎陰陽二物也。以性求情。即二物之懽會。以鉛制汞。即二物之妙凝。則知性情交而真鉛生。鉛汞合而虎自伏。虎龍降而還丹結。金丹就而陽神現。陽神者以其純陽而無陰。是謂之真人。知此道而不行者。凡夫也。知此道而勤行者。聖人也。谷陽子始從予遊。始鶴之立于鷄群。昂昂然出於其類也。且谷陽之爲士也。聞惡則思去。聞

善則思爲。其好學亦至矣。今其行年甫留。不惑而聞不動心之道。然其與善人交。則爲君子。所交非友。則爲常人。志之有優有劣者如此。僕每爲之惜也。僕乃去其所短。匡其不及。遂將坎月離日刀圭之旨。盟以授之。復深告之戒之。警之。使知勤行毋忽。甲戌秋古渝之會也。越與明年再會。溢江首言親老累繁。弗果行。願此行也。欲求善地以煉還丹。僕嘉其勇銳若此。猶當輔其不逮。因勉之曰。金丹者非常俗所能聞也。子既能超乎常俗。豈不爲高上之士也。何謂高上之士。以能悟生死出塵籠。不與下士爲侶。其聞道也必勤行之。是之謂高上之士。



也彼常人者。憂生醉死。嗔痴繫其志。貪着羈其心。又安知有久視之道乎。強使聞之。則若驚若疑。旋進旋退。輕則爲之棄斥。甚則爲之誹謗。雖日誘而歲誨。寧肯信受而行之乎。其間倘有一二負志自高者。或聞斯道。亦只資談益辯而已。焉能勒行之哉。今子抱拔萃之材。聞甚高之事。宜當鋤其塵俗之態。誅其懈怠之心。則金丹可煉而成也。我明告子。人生若飄風焉。忽忽而已。世事若無涯焉。何有了期。以忽忽而待無涯。抑又殆爾。曠時子能知某人未可就事。某人年復衰老。某也貪某也執。皆未之其許也。今子以某事未了。某事未償。必待了償。此

志而爲身謀者。何知人之明也。而自知之暗也。先哲云。即今休去便休去。若覓了時無了時。我七真祖師皆向重陽翁一言之下。翻然改轍。更不遲疑。谷陽子倘能體我拳拳懇懇之意。自茲已往。刻日爲年。厚樹其德。爲天下式。積累其炁。爲天下谷。用谷神以合戊己。配坎離而變純陽。則神仙地位。指日可致。又何所不了哉。懸懇書此。且戒且贈云。

與復陽子歐陽玉田全陽子周草牕

金丹之道。三十四傳而得雙玉翁。又三傳以至於子。子始得緣。趙公之語。雖素有志。未勉遲疑。後羈旅中。復



拜至人。以青城至秘之文。悉授無隱。敬受以來。日夕不  
惶。嗟夫金丹一事。自長春老仙慶會之後。真仙聖師不  
肯降世者。百有餘年。凡今之士。直以無爲。若即自善于  
身。則於功行何在。乃作金丹大要十卷。書成之後。又慮  
世人非得口傳。寧有自悟。遂用携書。竭蹶屈已。求人。稍  
有可招可挈者。莫不低首俯身。將辭勸誨。冀進此道。或  
遭妬罵。姑自隱忍。偶獲一人。兩人之知。即來千人。萬人  
之謗。但欲行道。不顧是非。遇諸訛。則喜而受之。是法器  
則勉而進之。其間可入門者。則引之而升階。可升階者。  
則引之而升堂。可升堂者。則引之而入室。凡用心至于

如此者。欲續大道於一線。提俗流於火坑。使世知有金  
丹之道。不誣也。廬山有歐陽玉田。周草牕。二子皆尚操  
行。而清高者。玉田蓋恬淡。爲心機。圓應物。素有志於物  
外。唯恐此身墮於塵籠也。故平居暇日。群而不黨。處稠  
人。廣衆和而不同。以未遇真師。是拘於枯坐而已。草牕  
自幼而敏銳。習於程朱事業。持己以方正。爲德先孝友。  
主乎忠信。立其敬義。可謂君子矣。衣冠不同於俗。猶善  
場屋之文。此其志有未艾。相逢滄江。一笑適契。方知性  
理之學。程朱未嘗不究。今知其有未至者。既聞子說。雖  
群疑積毀。而頓然深信者。是其明也。然二子素守如彼。



若使陡聞至秘。寧免驚疑。予乃從容引喻。以漸爲隄。又摘丹經中最警句。而啓之。復以正言。而折其輕易。必其堅固。增其智慧。然後授之。曰金丹者。即老子觀妙觀察之道也。妙也者。無爲而無不爲也。竅也者。有爲而有以爲也。無爲者。安而行之也。有爲者。勉強而行之也。夫人稟上德之資。本來清淨。豈知日鑿一竅。而混沌之體不全。常人以愛慾。而就不全之體。至於殆而已。今吾命玉田。曰復陽子。草窻爲全陽子。豈無旨乎。蓋大脩行人。以其不全。而圖其復全也。世之千蹊百徑。俱不能復而全之。唯金丹之道。可以復全。復者何也。要我真陽之復歸。

也。全者何也。要我真陽之純全也。牽將白虎歸家。養復陽也。產箇明珠。似月圓全陽也。陽復則有火候。陽全則有脫胎。金丹之道。其斯之謂歟。雖然。其要又有三焉。一。訣而心傳者。一也。決裂而勤行者。二也。以定而制動者。三也。口訣之。心傳之。既盡我之真矣。決裂勤行。定以制動。則在乎二子之用功耳。昔正陽之授純陽也。以十事。而歷試之。重陽之授丹陽也。以分梨而十化之前。聖後聖艱難若此。吾之與子。曾不一試。然而盟誓至重。子其守之。上不愧於神明。中不負於師資。下不羞於同學。三者既備。二子金丹必成。金丹成而聖胎圓。聖胎圓而真。



人現於是時也。則身外有身。皆分內事。神仙之道。三八傳而今付二子。宜相矢厲焉。

與心陽子余觀古

世之所謂貧賤富貴者。曰有命。而壽夭窮通者。曰有數。然數係乎命。而命係乎天矣。世固有年相若而道相似也。固有出其類而拔其萃也。至若超乎壽夭窮通之域。超乎富貴貧賤之外者。唯古之真人也。比揖余舜申觀古心也。謾逢適契。一語接機。芝蘭共香。煙霞同味。劇談之外。則暢飲啣盃。羊神洒落。楊眉吐氣。議論高遠。拂意者弛然而不答。快心者作馬而不辭。飄飄然匪塵俗之

拘脩脩然有物外之趣。予乃不倦。細而詢之。始知年俱上章。揖提之。季夏日。既同而生之時。又同。甫大笑曰。是真同年也。不免道亦相似。試徵之。吾乃江右之廬陵。而舜申亦江右之武寧。是其他同也。昔長者字予曰觀吾。而舜申之號曰觀古。是名又同也。觀古居九宮山頭。而吾家三山高處。則居亦同也。借誦老莊之言。而明周孔之易。咸簪晉代之冠。俱樂堯舜之道也。善常病古人多癖。此而非彼者。今吾二人得兼而明之。非唯道相似。是均其所同也。就其間。審有同而異者。予借名觀吾者。止乎一已而已。而舜申之號觀古者。善善觀乎古人者也。



以道德仁義善觀乎古人。是得古人之心也。以禮樂文  
物觀乎古人。是得古人之實也。觀古而希堯。是堯而矣。  
觀古而希舜。是舜而矣。此觀古之所以爲勝也。且吾有  
大不勝於觀古者。了之癖於金鼎火符之道也。欲運坎  
而實乎。誰擬駕龍而娶乎。虎將求西江之水。以來西南  
之朋。潛採黑中之白。以化陽中之陰。期若蛭蟬而冀神  
化者。夫旣不能如舜申之觀也。古曰。但務此恍惚杳冥  
爲一大事。惟恐不至者。此吾所以謂大不勝也。且夫松  
檜桂栢植于陵阜也。地則同也。樹之時又同。他日視之。  
性有曲直。而凋瘵者。影有婆娑。而凌霄者。豈其造化

之慳也哉。而况於人乎。雖然。觀古之與觀吾。有大同而  
不肯自異者。爲能弗拘於命數也。不希袍帶之榮。無羨  
黃金之富。然食飲足以克飢。渴衣帛足以禦寒。以淘  
汰乎神情之杳滓。逍遙乎無何有之鄉。越壽夭窮通之  
域。而超於富貴貧賤之外。與彼求田問舍。負名競利者。  
猶許之洗耳而汚夫。巢之犢也。歲紀乙亥。六月八日。有  
冕籠鳩。會於所寓。參盞交賀。亦人生之希有。因書以見  
同異焉。觀古心曰。何其多同也。還能以金鼎坎離之道。  
龍虎神化之旨。以相授受。庶足其所同。予應之曰。明  
年再會。詞茲益勤。僕且歲之曰。金丹之大道。必先積德。

金丹七要  
卷之六  
三十一



而後可聞。否則為之顛踣。今子餌於財利。繫於計慮。殉於嗜慾。奔於嗔癡。如是而求德。誣也。如是而求道。難也。故道之與德。如陰之與陽。二者不可一缺。若陰而無陽。不得謂之道。若道而無德。未可言金丹。古仙云。言清行濁。休談道。且士之為學。未學則已。學則期於必成。而况道乎。僕之所以不即相付者。猶植樹焉。將欲固之。必深其根。觀古心聞而唯唯。不逆於心。發其悔艾之辭。將刈嗔痴之妄。僕乃授之曰。今金丹者。以有作合。無為以外。鉛合內汞。汞精也。鉛炁也。採先天之鉛于坎之中。是云有作。合後天之汞于離之中。是名無為。採鉛則一時。合汞須十月。一時者。月生三日也。十月者。丹成九轉也。知雄守雌者。三日之內一時也。知白守黑者。九轉之功十月也。如斯而已。信則行之。觀古心言。下大悟。乃覺疑信在人心也。而彼乾金在坎心也。方知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遂更名曰心陽子。

與西陽子張性初

太上曰。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涑水翁云。材德兼全。謂之聖人。如來云。是名凡夫。為其蘊利根上器。居於五濁也。中行出世間法。脩菩薩行。是云非凡夫也。至有明三五之道。行二萬刻之功。金液歸真。形神俱



妙者。爲微妙玄通之士也。若夫負上士勤行之才。混塵  
離俗。雜九流百家之術。建德建功。自利利他。施德無望  
報者。是名才德兼全。而成仙作佛也。信之有矣。出此三  
者。唯求心知口誦。果何益哉。僕記緣督子趙老師曰。潯  
陽張性初者。吾以玄秘授之矣。厥後僕因西行。復遇至  
人以青城所秘之道。悉授無隱。今茲六稔。偶泊滄江。揖  
性初兄于家。首詢斯事。謂畢得趙老師之語。并賜之曰。  
玄白。一言之下。針芥相投。復欲求僕所得青城之旨。盟  
心不倦。強辭不能。僕祝玄白。根器清一。才德俱備。且世  
儒業。隱于醫者。以富貴其德也。然猶慮其因循遲悟。終心慙

龜勉再二。直須點其聰明。移其執著。發其決烈。奮其精  
神。冀其疾早下工。以求天上富貴。使云有其人。有其才。  
無其時。君子弗行也。今玄白作太平閑暇之人。是得其  
時。而又有其才。已當急爲之。而不可更待也。純陽翁云。  
下手速脩。猶大遲。彼中下之流。欲待功成志滿。方謀成  
就。茲事噫。流光奔電。過隙飛星。是以仙翁歌云。流珠流  
珠。役我區區。忙忙汲汲。忘寢失哺。三十年內。日日長吁。  
吾今六十。憂赴三塗。其人度我。要入丈夫。以仙翁精勤  
如此。尚有六十之嘆。況後學者乎。古仙有云。一切之人  
皆於緊處放慢。大脩行人。常於慢處放緊。此語大切也。



玄白頓悟光陰迅速興勇猛心直欲刻期以就此事僕  
乃謂之曰昔有神仙宋玄白者脩煉金丹大道唯恐暮  
景箭催費盡辛苦同塵煉俗辟穀服氣又所到處或以  
金帛置妾數人去則棄之奇怪百端空世莫能測今子  
謂玄白者詎有倣焉今子之希宋亦猶宋之希劉也劉  
演龍虎上經曰玄白生金八台魏魏建始初丹經萬卷此  
句道盡蓋玄者陽中之陰離中之黑而白者雌中之雄  
坎中之白也坎中之白爲金爲鉛爲虎爲氣離中之  
黑爲砂爲汞爲龍爲精且人稟乎天之真精地之正炁  
以生以長寶之而不泄者是號無漏真人也只爲世人

貪纏愛慾及乎年邁陰將純而陽將盡到此而欲返老  
以迴陽者唯有道者能之如人之身與天地合德日月  
合明合德者頭象天足象地水火濟而成形鉛汞合而  
生丹則造化陰陽乃在乎身也合明者亦猶晦朔月無  
光輝則月中之白純黑而已是爲白中之黑也至于初  
三以後領覽太陽之炁而黑中弦白初吐是爲黑中之  
白當是時也群陰剥盡一陽初生則微陽之炁爲之至  
矣亦猶人也氣衰精耗体弱年深鉛汞漸乾卦數將滿  
是亦純陰而無陽一切人也陽盡陰純則四大狼籍而  
已矣脩行人於此時也急當求彼先天真一之炁降之



于丹田中。則一陽又復矣。而人欲知始陽初回之候。當以煖炁爲之信也。是老子曰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者。此也。以此外陽而點內陰。煉之養之。千日長齋。不問人事。諸塵漏盡。則聖胎可結。而嬰兒生。是爲男子懷胎也。要知大道也。莫逾乎一陰與一陽也。喻如牝雞無雄。自外溫之能生。又女人國無男。觀井而孕。緣此兩者皆陰。而假外陽以育焉。故夫乾之爲物陽也。處于東北之鄉。坤之爲物陰也。生在西南之地。易曰西南得朋者。以陽而求乎陰也。以玄而生乎白也。以汞而迎乎鉛也。以虎而配乎龍也。以神而合乎炁也。又西南者庚申之位。月魄所由生也。人亦然也。是云與日月合其明。使玄白体月之像。取光于日。聚精會神。煉身還虛。陰盡陽純。金丹赫赤。真人出現。是由凡夫而達乎微妙玄通。以至於聖人者。神仙之道也。至此則大丈夫之事畢也。玄白聞而忻躍。發所未聞向之疑懷。一旦冰釋。便將登彼西山望月華。直向坎宮復陽炁。身心寂爾不動。鉛汞自然有餘。是謂長江之上。當應龍沙之織。迺取類于西南復號之曰西陽子。

與南陽子徐仁壽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後人但賞其辭。迺不知有道



存焉耳。經云。金翁本是東家子。送在西隣寄体生。易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夫西南者。金火之所在。金火者。鉛汞之復名。鉛汞者。人身之精炁也。緣此精此炁。非常人之所言者。乃先天之精炁也。夫先天精炁。必以神為主。故曰。精炁神三寶。是以先天之精。若明牕塵。先天之炁。乃大素煙。採茲二物。混合丹田。結而成形。名之曰丹。是云金丹。此丹變化以成真人。號曰神仙。則知神仙者。即先天之炁。以爲之主也。審此先天一炁。在于恍惚之中。得於窈冥之內。混之不濁。穢之愈清。古仙云。香從鼻裏出。甜向苦中來。蓋言是炁也。是炁獨天地之尊。爲太極。

之根。順之成人者。是炁也。逆則生丹者。是炁也。則知是炁奪造化之妙。出五行之外。一世之人。不知此炁之最貴也。故精紛動。則此炁奔失。六根不閉。則此炁無主。何況以酒以色而驅之。以財以炁而逐之乎。財與炁。雖外物。爲其汨於志慮。則先天之炁散走而耗也。酒與色。又甚焉。酒入黃庭。則先天之炁奔蹶而去。况以色而快之耶。世人欲知脩行金丹之道。必先貴其炁。而寶其精。使精炁復純。則先天之炁自至此。洞賓老仙。所謂七返還丹。在人先須煉已待時。僕上登九宮山頭。與如愚齋徐君會。仁壽其字。而號南山。如愚齋者。乃扁其所室。以見



顏子終日不違之意。嘗篋待茗甌一。僕至必供之。每茶罷必坐。或稍閑。步眺登山。覽秀俯泉。濯流故得盡其所。以者。夫南山以慕道之心。詢茲事且四十年。自謂所得授受者。知玄關一竅。在膺下三寸。而不知玄牝乃二物。知黃庭去絳宮不遠。而不知下手着落。吾觀夫南山之用心。其於道下勤謹矣。其為師者。何不以明示金丹之旨。鶴胎龜息之語。豈其所遇非明師乎。又豈非以其疑之太過。而信之不及乎。過與不及。皆非道入之心所宜有也。倘疑妄心除。則清靜心息。心若清靜。則七情自忘。七情忘。則六根大定。六根定。則精炁全。精炁全。則鉛汞生。鉛汞生。則金火旺。金火旺。則聖胎結。聖胎結。則還丹成。還丹成。則真人出現。而神仙之事畢矣。且西南為人門。又類同。則陰陽全。南山向人門。而取類于陰陽。故復號為南陽子云。

與南陽子張彥文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士之為學。所止必至于善。為善至矣。可以聞道。可以修身。可以永年。可以成仙。可以成佛。是孟子曰。可欲之謂善。克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善而至于聖。且神。孟子豈欺我哉。何謂善。曰功也。行也。德也。



也。積功問道。廣德資身。累行成仙。陰行方便。是之謂功。真履實踐。是之謂行。廣大包含。是之謂德。三者脩矣。則斯人也。許聞至道。南陽子張彥。年踰不惑。時不動心。吏隱脩身。以善自愛。雖刀筆間。未嘗以一毫不善欺于心。日則內省。而不夜夜則脩己。以安仁。因緣遭逢。求我金丹火符之秘。見其懇疑益勤。捧香盟告。僕首詢其平生之得於師家者。南陽子拊指而記之。其有運氣而調息。有燕呵而按摩。以心腎為水火。以肝肺為金木。有採戰之術。有烹煉之說。最後遇人畧指金丹之妙。而未詳。又無下手真的。意世之音。師引入邪蹊者多。不入空寂。

狂蕩。則流而為情。偽愛。欲可勝。嘆哉。賴南陽子。素。有定見。僅不為曲逕所誘。乃授之曰。道本無為。而無不為。無為者。王液大丹。無不為者。金液還丹。藥在西南。是本鄉還丹也。易曰。西南得朋。還丹也。一口吸盡西江。水還丹也。金丹易知。火候最秘。三日月出庚。火候也。兩七聚者。火候也。火候不易。煉已尤難。先降猛惡之龍。可伏猖狂之虎。先尅自焚之火。可淘沙裏之金。先制離中之火。可得坎中之水。如斯而已。道惡乎隱。今子以壯盛之年。行此還丹之道。儘無難爾。恐不為也。僕所以為隱者。以子之學無止。而優於善。由今而往。陰行方便。不求人知。斯



爲積德之第一助。許旌陽傳紫清翁撰。常取而覽之。異時行滿功成。必並駕乎紫清翁矣。

與來陽子李夫來

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此孟子之大訓。且道之在天地間者。氣也。日非炁不臨照。月非炁不生光。故四時成歲。萬物生成者。無非資乎日月。日月之行。無非資乎炁也。道之在人者。亦炁也。胎孕濕化。非氣不自生育。一陰一陽。非氣不自成。感使寡陽而無陰。孤陰而無陽。皆不得而孕也。是乾之物爲純陽也。始交坤而成離。坤之物爲純陰也。初交乾而成

以乃生人生物。此五行之順也。金丹之道。則不然。取坎中之爻。而實離。以復純乾。乃成仙。而作佛。此五行之逆也。經曰。五行順行。法界火坑。五行顛倒。大地七寶。其脩行者。與造化同流。擬太陰爲準的。每月朔日。日月合璧。因是而後。一日。二日。三日。太陰假日之光。現微陽于庚。金丹亦猶是也。人準太陰初生之象。求始陽于癸。此時水源極清。煉之則成仙矣。旣明藥物。須知火候。鴻濛未判之前。乃潛龍勿用之際。是火候之未至。及乎月生庚。上是火候之將來。噫。非微妙玄通之士。奚可以語是哉。來陽子李夫來。求斯道于江湖者積年。雖畧聞其端倪。



實未造其至秘。僕留秦淮。歷歷求請。孜孜不倦。乃悉以授之。且勵之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凡今之世。強辯橫流。論而至於邪僻空虛。萬言而不可回者。每與此惜。子今得聞斯道。天之與也。宜厚樹德。勤而行之。期於必成。而後已。時有良朋。震友如張工部。張臺即王九江。王架閣。四公者。必將匡規而精進焉。我明諸子。金丹之道。既得而聞。可不煉已而成之乎。去貪慾。煉已也。防閑邪。煉已也。降穉龍。煉已也。煉已功熟。則金虎之黍珠亦易得也。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與回陽子張工部

黃庭經云。仙人道士非有神。積精累炁以成真。純陽翁云。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豈男兒非丈夫乎。以其不能積精累炁。謂其不聞高尚之事也。世無高尚之材。故不可語高尚之事。若欲聞高尚之事。亦必待高尚之人。何謂高尚。趨六慾之外。爲高。積三千之行。爲尚。跳出閻浮。爲高。堅固精進。爲尚。高莫高於道。尚莫尚於德。道與乾坤同造化。德與天地同包合。道行乎中。德克乎外。道尊德貴。豈不爲高尚之士也。定齋張工部。教夫游心高遠。尚志清虛。見善勇爲。推仁履義。居官三十年。未嘗以貪枉欺其心。且行年五十七歲。彼造物者。爲



欲使聞高尚之事。將以厚之也。吾友初陽子。觀其德純。无<sub>二</sub>裕<sub>一</sub>。舉高尚之事。以闢之。僕寓金陵。定齋揖次。勇决求進。誓詞有曰。竊位于朝。忝官三品。篤志斯事。未遇明師。覩其語實。清真既又旬餘。察必誠堅。信恪適私。謗曰。何斯人信緣之深也。如此傳曰。知止而後有定。如來云。戒生定。定生慧。丹經云。以定制動。以逸勝勞。此定齋之合大定也。僕今以回陽子三字授之。何哉。厥夫人之初生也。稟太極二儀至精之无<sub>二</sub>胎<sub>一</sub>乎質。而孕乎秀。既有此身。渾渾沌沌。長而且大。盛壯而不知洋溢。時無生質之聖。勇行至真之事。遂因日月夜作。誘于七情之場。忽心全

以其彙征吉。孔子翼之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泰之互也。上震下兌。乃得歸昧。非明於道者。孰可與談易乎。九宮山欽天瑞慶宮羅洞雲傍水分雲。誅茅築室。柴門無俗。心遠地偏。竹洞荷灣。峰迴路轉。相依于認真若下。徃來乎噴雪石前。日出籬東。映蒼微之明露。風從花裏。流幽菡之浮香。月到天心。梅傳春信。明窓淨几。座對黃塵。茶碾丹爐。門迎仙客。喜蔚然而深秀。宜隱者之盤旋。此其庵所以作也。遂以交泰扁其意。擬泰者安也。庵者居也。以避喧而竒安居之所。取易之泰君子道長之義。又合南華宇泰定之說也。而良朋雲友。



王公大人並以泰庵而爲其號。僕留居洪適會其徒庭  
章。因得於起居狀。且徵吾言以記之。僕喜庭章簡而不  
煩。直而好義。雖未覩交泰庵之勝。遠想其規模之可書。  
上陽子乃槩而記之。泰庵居九宮。卓然穎脫於而來。  
知表星官霞裾之領袖。真道尊德貴之棟梁。此泰庵餘  
事爾。而未始屑屑爲也。今頭顱七襃逾二眉。疎髮堅。臉  
桃膚澤。倘其平時務與外馳。慳於內養。夫豈能若是哉。  
其登臨吟風朝月。固足以高蹈其眺覽訪梅友竹。不倦  
於交游。捲無心出岫之雲。馳有意抱琴之句。即諺所謂  
老於九宮者。一其志也。近來天師主教大真人廣求人

而虧圓而缺。夫高尚之士。缺則圓。其復圓。虧則全。其復  
全。猶如天上之月。缺已而一陽復生。于庚輝光再吐。復  
者。回也。僕謂回陽者。宜不虛說。二物會時。情性合。回陽  
也。玉液先下水中。銀回陽也。甘露降時。天地合。回陽也。  
則回陽生。以定而生。慧以定而知。止以定而常。應發大  
堅固。與大智慧。作大成就。異時真人。潛深淵。男子且懷  
胎。陽神自出現。此豈不謂高尚之士乎。雖然。吾得勉之。  
傳云。知之非難。行之惟難。經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回  
陽子。今聞聖人之道矣。不爲凡言所亂。不爲魔障所惑。  
勇猛精進。力行不倦。三千功。八百行。親行佛子。已上事。



則神仙地信指哥登。

九宮山交泰庵記

伏羲畫易重乾之八而成泰。文王重易坤上於乾而為泰。聖人閉戶造車而出門合轍。夫乾之策二百一十六。乾之軌七百六十八。以乾策而交軌合九百八十四。是謂陽中之陰。白中之黑也。坤之軌六百七十二。坤之策一百四十四。以坤軌而交策合八百一十六。是謂陰中之陽。雌中之雄也。會兩策兩軌統一千八百而無奇。是剛柔得其道。此交天而為泰也。坤軌用六而乾策用九。以伏羲所以命之曰泰。文王繫辭小往大來。周公爻辭。

材以豔名山福地。於是泰婚復有玉隆之命。陸通玄靜復明羨之階。請踊畢全。名記于籍而不果。辭泰廢久矣。歌羅浮翠虛之吟。正欲飽華山希夷之睡。奚謂入林不密。其久雲鎖洞門。圭復添圓翁辟地。易無行地難之語。復是所以為逍遙日新之計云。予竊謂哥山秀水甲天下。代不減詠人勝土。而西山遺蹤仙躅。高塵世地可煉。坎水乾金。泰廢往來乎西山之間者。其興豈淺淺耶。嘗直牧君丹飛金鼎。神駕玉京。御閭闔之高風。留報身而常住。靈游異蹟。鬼設神施。故寄庵於老師六稔。示畿畧無坎壙。山中阡陌。賴以晏然。黃河之南。庚嶺之北。寥寥。



之望。九宮之山之高者。如在天上。伏惟旌陽翁九州都  
仙之師。西山乃神仙之窟。世有明金鼎火符之道。負仙  
風道骨之材。雖蓬瀛海島之遠。摩肩接踵而趨於玉隆  
者。靡不爲龍沙八百識而來也。古人八十猶煉還丹。以  
其陰未極而汞未乾。今泰庵形壯神全。德厚氣裕。其推  
鄭當時好客之心。肅微妙玄通之士。培善根。果孰辯時  
節。因緣則行有所得矣。且玉隆自永淳。胡惠超。重興之  
後。唐宋賜賚優異。彼有職者。跋而弗及。况而得主領也。  
哉。即信其言以勵之。若夫朝乘九宮之雲。暮宿西山之  
雨。暫凭軒而卻暑。偶洗耳以聽泉。俯瞰溪中之游。企仰

聘林高之拂翠。南軒寄傲。東臯舒嘯。篇詩遣興。樽酒論  
文。焚香操琴。煮茶留客。梅邊邀月。遊目聘懷。世外忘機。  
平心接物。此泰庵之樂事。宜乎公之不賞也。必也隱慶  
瑞。登逍遙。似三仙積八百行。流戊就己。制四隆三。求格  
外之玄。行易中之道。用乾策合坤之軌。用九運六。知雄  
守雌。小往而大來。以彙而征吉。此交泰庵之確事。宜公  
之有守也。甚而握旌陽之劍。吞謨母之丹。月現庚方。紫  
歸鼎內。密採乾金於黑戶。潛搬坤土於黃房。外陽剛而  
陰柔。五震男而兌女。離龍養火。坎虎躍金。志同而上下  
交孚。定而天光發。以覺覺後。自利利他。此直牧之以長



存而旌陽之所秘授者。是爲得庵之泰。宜乎公之專羨也。何適而非交泰庵者乎。其或未然。敢以吾道復之。老子曰。執大象。天下徃徃而不害。安平泰。我師釋之曰。執者。有之在己。內丹已成。嬰兒漸太。隱顯靈變。莫測神通。出入安居。平易泰然自得。無所不通。泰庵真是之謂歟。其服老子之言歟。庭章行也。治書爲記。異時沂九江登九宮。遊逍遙。謁玉隆。借交泰以養吾之丹。安爐取鼎。會有其人。當必見所見。而遇所聞。預此以論。

與得陽子夏彥文

先哲云。道本無言。此乃上德無以爲之道。又云。道因言

顯。此乃下德有以爲之道。無以爲者。後天也。有以爲者。先天也。先天者。金液大還丹。後天者。玉液九還丹。玉液曰內丹。金液曰外丹。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爲玉液還丹。常有欲以觀其竅。爲金液還丹。其道甚大。聖人秘之而不顯。題故如來以爲真實不二法門者。即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孔子以爲一貫之道。即致知格物。正心脩身。老子以爲得一萬事畢者。即玄牝之門。是爲天地根。此所以爲天下無二道也。如來不敢顯言。乃拈花傳法。而迦葉微笑受之。孔子不敢顯言。及門人弟子。而曾參只得一唯。老子不敢顯言。及五千玄文。而閔令尹以致



命造玄。嗟天道既高遠。人有賢愚。賢者不順見。而愚者多謗言。嘆道之不明。道之不行。古之聖人。其深惜矣。傳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錦城夏彥文。年甫半百。參學至堅。醫卜百家之書。莫不極致。至於道學。尤爲盡心。傍門小乘。多聞博采。然而不二之旨。未知入頭處。玄牝之門。未知下手何哉。未遇聖師之一決也。至正辛巳。會于滄浦。僕揖再視。見其神情高邁。骨相清新。且其江湖所得。如濟丹方。逢人即能方便。授受不靳。亦齊人一德也。閱日行盟。求我不二法門之旨。志專誓謹。不克開其懺悔之門。去其驚疑之想。必其

堅固。發其智慧。然後授之曰。夫不二法門。即一貫之道。即還丹之旨。還丹之有鼎器。乃體乾坤。而非土石五金所爲。還丹之有藥物。乃法坎離。而非凡鉛汞砂可用。還丹之有火候。而非世之凡火。其所以有內外二丹之說者。一順一逆也。順之則生。人生物逆之。則作佛作仙。緣爲世人有凡聖。蓋人稟先天真一之炁。以生以毓。以長以大。至于二八之年。足三百八十四爻。銖而成一。勦之數。當此時也。號曰純乾。是爲太極。若人生知之聖。盈而持之。堅而守之。是以滿而不溢。高而不危。則籤籙之壽。大椿之筭。固未爲多。謂夫世人不能。乘且聖。從無入有。以



偽亂真。趨凡逐物。乃於五濁惡世。行世間法。不知日用之道。驅之勞之。豈知陽太極而生陰。即純乾中之一陽走入坤。固是而坤乘乾之一陽以成坎。乾乘坤之一陰而成離。易曰。坎離者乾坤之繼體。此之謂也。一切凡人。愈迷愈遠。泊於名利嗜慾之場。投老而無悔悟者。抑已晚矣。若夫上根靈變之人。雖於世間法中能求出世間法。得師一指。深信動行。立躋聖位。又何難哉。今以一貫不二之道。假名之曰。內外二丹。而授彥文子也。易曰。男女媾精。萬物化生。老子曰。其精其真。其中有信者。何也。先大之一炁也。夫乾之純陽。出入日用而順行之。始虧

一陽而成離。修仙之士。仍于坎中而用顛倒之術。取此一陽而還離中。而成純乾。故曰。還丹。坎中之物屬金。故曰金丹。離即心。坎即身。身內取坎中戊土之陽。曰外丹。曰偃月爐。心內補離中巳土之虛。曰內丹。曰懸胎。昂穩。駕鵲橋。摩尼之珠。自現。平安黃道。先天之氣。自還。履虎尾而噬人。凶。屯其膏而小貞吉。娶利武人。先庚三日。蒙利禦寇而見金。夫束帛等。等而噴于丘園。虎尾愬愬而幽人貞吉。佇七日而來復。看真陽之生梯。既濟而亨。謙而受益。震東嘍嘍。肅變而顯。大人終日乾乾。夕惕。方能君子陽神有相。八百功成。飛龍在天。千百億化。到此功



圓道備名曰丈夫。此非片餉工夫得丹容易。然而三千  
之行煉已甚難。若不勤行此煉已之功。孰敢行于半時  
之事。且真龍真虎未易降伏。而真鉛真汞豈得相接不  
積。汞何以取其鉛。不降龍無以伏其虎。故離中已土強  
名曰龍。其形猙獰。主生人殺人之權。煉已者降此猙獰  
之龍。而積至精之汞。降之者制其心中真火。火性不飛  
則龍可制。而有得鉛之時。是曰龍從火裏出也。坎中戊  
土強名曰虎。其形猖狂。專成仙作佛之道。煉已伏此猖  
狂之虎。以產先天之鉛。伏之者伏身中之水。水源至清  
則虎可伏。而無傷人之理。故曰虎向水中生也。是故歷  
代師真。以降龍爲煉已。以伏虎爲持心。是以純陽翁云。  
七返還丹。在人先須煉已待時。悟真篇云。若要脩成九  
轉。先須煉已持心。未行煉已之功。切莫求丹採鉛。若欲  
下手成功。先須煉已持心。今彥文子既得師傳的旨。次  
得煉已之功。又得持心果熟。又得因緣時節。又得遊神  
州赤縣。又得抱黍米之珠。豈不得仙而得佛耶。彥文子  
喜有此入得。故更號曰得陽子。

與扶陽子趙仁卿

庖羲上聖。畫八卦以示人。使萬世之下。知有養生之道。  
廣成子謂黃帝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赫赫發乎天。肅



肅發乎地。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于杳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軒轅再拜曰。廣成之謂天矣。周公繇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孔子翼曰。終日乾乾。反復道也。天道也者。生天地。育萬物。轉星辰。掌生死。故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不狂妄而無爲也。不矯揉而有爲也。蓋有爲者。順天之道也。天之於物。春生夏長。秋斂冬藏。風以動之。雨以潤之。雷以震之。霜以殺之。皆自然之太極。而似乎有爲之陰陽也。人亦一太極。身亦一小天地。何以知其然。頭象天。足象地。斗步形。光映精。是以精全而神旺。神旺而光生。光

生而形正。形正而心不安矣。故夫聖人之養心。莫善於寡慾。傳曰。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心一正。豈帝身脩而已哉。其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盡矣。山東濮之朝城趙仁鄉。揖予古法。案牘之暇。問僕以脩身養生之道也。僕亦嘗遇顯宦于要道而當路者。必先以四者勉之。四者何也。曰。廉。曰。明。曰。能。曰。仁。則廉明者知也。能仁者勇也。惟仁者實夫人之前程。惟廣而普及於民物。是即聖門智仁勇之謂也。倘廉而不明。則非廉也。罷軟也。倘明而不能行。則非明也。好察也。倘能行而不仁。則非能也。逆酷也。知斯四者。其不謂之全才。吾不信也。僕聞仁鄉之



從仕也。幾三十年。不以一毫欺于心。其胷中之所守也。雖積金盈斗。而不肯易其志。雖貴執炙人。而不敢移其操。故其艱難辛苦。風雨霜露。僂歷其間。今甫屬知命之年。如金之在冶。愈煉而愈明也。獨於養生脩身之肯綮者。願聞一二云爾。僕以仁鄉之有守。此所以正其心也。知仁鄉之不安。此所以脩其身也。喜仁鄉之不欺。此所以積其德也。嘉仁鄉之順天。此所以養其壽也。然而心既正。則邪不能干。身既脩。則病不能入。善治民。則德愈厚。實其氣。則壽益長。養生之說。莫盡於斯。仁鄉其唯之歟。其亦志之歟。其亦善之歟。其亦行之歟。行之於身。則

扶陽而抑陰。行之於人。則扶危而拯溺。行之於事。則扶正而卻邪。行之於教。則扶道而合德。因號之曰扶陽子。  
與南陽子鄧養浩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此孔門中庸之學也。無以觀其妙。有以觀其竅。此老氏虛無之道也。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此如來寂滅之旨也。寂滅者。非空寂泯滅之謂也。其旨有天機人用之法。故經曰。我皆令人無餘涅槃而滅度之。虛無者。非空虛全無之謂也。其道有生物生仙之妙。故經曰。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當其無有器之用。中庸者。非但不偏不倚之謂也。其學有造化生生之理。故



經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孔子曰。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強名之曰道。釋氏曰。如來在燃燈佛所。於實無所得。後來下機。逞乾慧之人。不明三教大聖人之旨。可以入聖。可以成仙。可以作佛。將其經旨。妄意箋註。一切淺易看過去了。萬世之下。有一俊流出頭來時。已不可得。而正救矣。南陽子者。古洪鄧氏子也。字養浩。父命名曰希孟。嘗自易諱曰順生。而雋拔不檢細行。以不得正心誠意之道。遂致顛蹶。妄作妄求。雖胸中抱負落落不淺。而塵閭之人無一許可。不免彼此有較。爾我

相譏。何哉。緣未聞道故也。僕之來遊豫章。欲求正心誠意之人。語以脩身久視之道。一念纒舉。謗議紛然而養浩者亦聞所聞而來。且見所見而去。諗其平時凡鳴斯道而至者。養浩必盡所蘊而後已。又明果復來。竟日坐閱斯旨。不得其門而入。迨月餘。三往反。疑信與俱。遂有請焉。僕乃從容接以數語。因采發其素所授于師之言者。已嘗於優曇僧言下有悟。最後於化陽翁的有所傳。今茲了然。每一靜定。便覺雙關夾脊如氣如雲者。騰騰而上。至泥丸。近似乎三花聚頂。五无朝元之候也。自爾厥後。凡四方來談此者。皆野狐精見解。其養浩自是自



滿甚至自稱爲彭真人。學之爲狂。大錯如此。僕之多聞。其錯而不敢。是其錯深知其非而不敢直其非。豈僕之訥之懦之不敢也。蓋欲引挽之來。將漸漬以釋之也。翌日并與雲朋張受謙至。邀往于家。列欸再三。求我青城之旨。僕再詢其前之所得於師家者。因歷歷試聽之。養浩非特罄露所以。尤能引其某者爲傍門。某者爲盲師。某者爲邪徑。某者爲運元。某者爲採戰。某者爲空寂。其間惟化陽一語爲當然。卒不得一貫之理。亦竟無着落之處。今求指示。足此願心。僕嘉之曰。子之志人高尚如此。使養浩早得青城老仙之旨。則豈但軒爆乎。金塘鍾

陵間。必將超越八紘。追躡鍾呂而趨駕矣。今乃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輦輦猶赤子焉。若有適而不知其處。非惟無益罔療。乃身嗟夫。一世之人。其負穎脫之才。而拘蘆稜之限者。皆臯臯訛訛之輩也。僕於養浩。詳其志誠。知其緣孰。箴其所短。挫其所狂。正其所疑。救其所失。懺其所往。直其所非。然後俾之誓盟師尊。發願兩間。養浩誠徹。不覺倏然。涕淚悲泣。大悟。却授以青城所秘之蘊。曰。道無多門。與天地生物同一致爾。夫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天地陰陽之道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此人身陰陽



之道也。人稟陰陽之炁，之正而生而長，至于二八之年，則九三之陽乃純，當是時也，豈非上德之大人乎？忽天一朝謀報渾敦之德者，至乃日鑿一竅，則九三之陽蹄驟奔蹶而去之于六六之中矣。由是乾不能純而破于離，坤有所含而實于坎。若夫至聖神人，能知道體太極之所以判，能知死生根本之所以始，能知乾坤陰陽之所以乘，能知玄牝之所以交，是以乾坤順則生物，陰陽逆則生丹。聖人，其体而用其用法，乾坤之体，效坎離之用，握陰陽之柄，過生死之關，積煉已待時之功，得採藥半時之事，復全渾敦之體，以顯真人之身。此其所以

爲至聖神人也。南陽子來前後有語乎？汝昔青城翁付囑斯道於絕響之域，叮嚀接濟，善自護持。今再付汝，其勉之乎？且行道不易，而積德最難。是老子曰：道者同於德，學道而不修德，猶行而無足，求道而不積德，猶饑而乏糧。汝其方便，汝其廣大，汝其積累，汝其勇猛，汝其堅固，汝其精進，營鬼抱一，專炁致柔，滌除玄覽，明白四達，行王馬以上事業，行拂子向上工夫，果如是則吾將携汝手于九天之上矣。

與致陽子趙伯庸

老子西遊，謂關令尹公文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



成之是以萬物莫不遵道而貴德。公文即悟。致命造玄。釋迦拈花。謂迦葉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今付子。迦葉微笑受之。孔子謂曾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若以三聖之言爲各情。則天下無二道。若以三聖之意爲各事。則聖人無兩心。及後公文答昇太和云。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迦葉答阿難云。到却門前。刹竿着。曾子答門人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豈太和不可語道德。而答天命。豈阿難不可拈花。而答以刹竿。豈門人不可聞一貫。而答以忠恕。抑亦人有賢愚。而根有淺深耶。既而尚老氏者曰。脩命。在釋氏者曰。脩性。學孔

氏者曰。中庸。又安知性命之道。即一貫之道哉。蓋世人。不体聖人之心。一而天下之道。同則互相非。是各尚所。聞專門。分定誦堯之言。而行桀之行。者盈天下。此非聖人之過。其繼之者。未善也。萬世之下。上根靈器。欲出頭。來則荷鎖以固。而不可解矣。僕自得師之教。每深大惜。于此濮之朝城。趙氏子曰。伯庸年幾而立。志趣超然。讀書賦詩。英邁高古。出其製作。自成一家。性理之學。中庸之言。若輕車熟道。渾然無留滯于骨髓者。其名中而表。曰庸。抑斯之謂也。偶會洪之金塘。問問予。二教同歸之旨。僕乃信其言。以語之曰。夫人稟天地氤氳之元。隱于



五陰之坑猶龍之潛伏于深淵也。凡數足而脫胎剪去  
臍帶而號嬰兒。年將月乳。日生夜長。九九日足。瞳始全  
人。九年日足。精氣乃盛。二九歲足。炁壯陽純。豈不謂九  
二之利見大人乎。一世之人。當其陽純。人倫之道於此  
而正。綱常之理於此而明。自非天縱之聖。既不能終日  
乾乾。又不能夕惕。若厲若望。想而勞頓。不怠復醉。夢于  
嗜慾之場。則陽純白者中虧而黑。是之謂陽中有陰。若  
離是也。坤乃陰精之物也。潛奪乾之一陽。則陰之純黑  
者中滿而白。是之謂陰中有陽。若坎是也。由此而往。日  
夜漏泄。其存而有者。能幾何哉。上聖天賢。年四十而不

惑。勤行不動心之道。以養其浩然之炁。當知是炁也。即  
先天之炁也。即坎中之物也。復純此炁。并之于離。是之  
謂或躍在淵也。是之謂取坎點離也。離受此炁。烹之煉  
之。交之媁之。行之半時。而得一黍之丹。謂歸黃庭。沐之  
浴之。生之成之。十月既足。真人出現。是爲九五之飛龍。  
是爲利見大人也。雖然。師之於弟子也。與之無不盡也。  
言之無不誠也。囑之無不堅也。期之無不至也。僕今之  
於伯庸也。其必箴而規之乎。其將勉而厲之乎。信夫聞  
道之士。必先貴乎積德。何謂積德。經曰。孝悌之道。通乎  
神明。此積德于其親也。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此積德于



外也持其志毋暴其无此積德于其身也毋不敬儼若  
思此積德于其内也德克則道備行滿則功成矣伯庸  
於言下大悟大徹因有得之于心曰大學之道致知格  
物中下之人負高尚之材不肯苦求真師口授唯只空  
言曲論直以道爲無語可說甘分待終何愚之甚此道  
深遠非執混淺陋持偏者所可聞非眩耀聰察自是者  
所可聽僕之欲續道脉於一綫者謹守青城翁之訓非  
好爲人師也偶逢其頭而頹其中或紙其衣而弊其履  
覬視人之深不我識而我又辟地易且無行地難若伯  
庸之居溢江者多年僕亦往來溢浦者非一始遇於市

則揖我招于家則食我抑又聞人之笑亦笑之聞人之  
譽亦譽之有而索我於形骸之内或而索我於形骸之  
外既而且敬既而且德曾未確然志于我者爲我則已  
敦材而私記之矣矣時節適至因緣始來方乃孜孜而  
益親懇懇而不憊然猶慮其仕途之遠且長恐其心識  
之疑且怠首須勉之勵之發之戒之堅之進之使之直  
下承當而不笑不退深以斯道爲希有之遇不以其它  
愚夫濁子之僻見汚識者却授以先天後天之道也何  
謂先天何謂後天後天者太極也先天者太易也陰之  
將絕而易乎陽逆用先之道也太極者陽之至極而交



乎陰。順行天之道也。順天之道者。日用常行之理。逆天之道者。善用造化之妙。易之泰曰。地在天上。此即逆天之道。豈地而果在天上耶。爲其天地之炁。一順。一逆。一升。一降。爾。即吾所謂逆者。亦言其兩箇陰陽之炁。順生人。而逆生丹。可以長存而不死。昔者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蓋知生者。要達乎後天太極之理。以善其生。若錢鏗然。能知死者。必逆用先天太易之道。以外其死。若鼎湖然。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後天日用常行太極之道。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此先天性命太易之道。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降本

流末而生萬物。此後天常行太極之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此先天長生太易之道。明先天而盡後天之道者。聖人也。明後天而脩先天之道者。神人也。聖人經濟萬世。而中庸之致中和。而天地位。公文之致命造玄者。理一致也。僕曰。善。遂就進之曰。致陽子云。

與義陽子韓國儀

天道好還。常與善人。黃帝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易之翼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經曰。有天道焉。有人道焉。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天之道也。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地之道也。男



女媧精。萬物化生。人之道也。吾嘗試而言之。大道矣。只如太易未判之初。太極肇分之後。陰陽祖炁自相感。感天得之而高。以覆地。得之而厚。以載人。得之而生。以靈。物得之而蕃。以植。造化得之。則日月星辰風雲雷雨。雪霜露霓霞。或從地非。或附天麗。其有光者。不可以揜。其有象者。不可以藏。其有形者。則無其形者。復有聲形。無者。亦有形聲。兩無者。歟爾。去來。騫然聚散。使神聖所以不能億度。而造化且不得自知其所以然者。天之道也。吾又嘗而言地道矣。大地在乎天之內。譬猶鷄之之中黃。載萬物之始終。無窮。承天道變化之不息。春生夏

長秋。歛冬藏。人物得以寧。仙佛得以證。高山喬岳。江河淮海。龍宮寶藏。赤縣神州。億萬斯年。得而莫安者。地之道也。吾嘗言之。人道矣。厥夫人身屬天地之內。一物爾。有神有聖有賢有愚。愚至之可賢。賢至之可聖。聖至之可神。神至之可仙。神者非乞。懇福福之謂。其神者也。神妙無方。陰陽莫測。聖也者。窮神知化。造端立極。賢也者。扶持綱常。處處仁義。若愚者則難之。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此愚人之通論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千古之上。萬世之下。神與聖智與賢。



唯欲明乎道爾。冰之韓氏子曰：國儀者，數問道妙。往復不倦，觀其神壯氣裕，情談誼高，劇若悟接人，以簡志趣超然，物外襟懷，渾如閑中。時儘優游，年方英銳，斯其可以語上也。嗟夫！世有其名，神人引道，後學而飛其身。曳杖而歌，元啓易責聖賢明達死生之理，後宅凌空朗吟，飛過神人能修長生之道也。孟子曰：大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孟子豈欺我哉！且何謂太極？即如人之有身，初受乾父坤母，後天太極之无以毓生之。長之至于二八九六之年，則至真之陽又太極矣。陽極必乘平陰，乾純必乘平坤，乾之始乘則陽之中心爻必

動。心絕動則无散无散則精泄精泄則坤乘純乾乘坤。則陰消陽而心虛爲離，純坤乘乾則陽入陰而腹實爲坎。由是而後純而乘，乘而消消而入，入而承承無涯，消有餘以有際，符無涯忽乾而姤，姤而遁遁而否，否而觀觀而剝，剝而坤。其陰又太極矣。此之謂後天。此之謂太極。此之謂日用常行之道。何謂太易？亦如人之有身之後，至於五八六七之年，則乾乘坤不已而虧爲剝，陰消陽不已而漸爲坤。神人者于此速行先天太易之道，以復之，且不待其陰之極。太易者以陰而易乎陽也，以離而易乎坎也，以長男而易乎少女也，以乾而易乎兌

卷六之五十一



也。乾一兌四。一得四而成五。巳之五爲離。土。戊之五爲坎。土。離初爻坎流。戊就巳。戊土之中有鉛。鉛中有刀。巳土之中有汞。汞中有砂。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水火既濟。鉛汞制伏。戊巳合而成圭。神人者。以此二五之刀圭吞入腹中。烹于黃金室內。却行千日之功。調停火候。工夫若到。則水剋火。而陽消陰。陰將盡。則陽純。是坎以中心之陽而還離。謂之天道好還。離得坎心之陽而成乾。謂之常與善人。是爲先天大易之道。是爲金丹藥物之妙。是以逆用先天之道也。既知藥生須究火候。紫賢真人曰。聖人傳藥。不傳火。從來火候。少人知。何云火。火即金。

砂。何云候。候其時之來。候其火之至。若有世人之煉。凡砂火銀而成丹者。亦先置鼎。然後安爐。看其火之可發。此火候也。慎其火之時。到此火候也。察其火之無過不及。此火候也。明其火之老嫩溫微。此火候也。若丹已成。急去其火。此火候也。上仙九還金液大丹之道。切類于此。此云有以爲之道。此云無不爲之道。此云善攝生之道。此云善養無心之道。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炁。又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繫辭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老子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今以義陽二字與國議者。取義于此。義陽子其盡人。



道而脩天道則仁與義兼而陰與陽合是抑剛與柔通而仙之道成義陽子其精進之其堅固之其實固之其善護之其成就之其廣大之其信受奉行宜毋忽焉。

與真陽子

黃帝曰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從古上聖所受之道行乎天地之間萬物得以生而長且久者何也道一也夫道一者何物也氣也堯之授舜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精者萬化之所生道之體也一者萬化之一炁道之用也炁非精則不能成人成物精非炁則不能作佛作仙精屬乎陰炁屬乎陽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廣成子之

謂黃帝曰毋勞汝形毋撻汝精乃可以長生萬物非此精則何由而細縕乎何由而化生乎孔子曰男女媾精萬物化生老子曰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信即一也炁也故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子謂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者非但指一事而貫通萬事乃明一炁而貫通乎萬物此謂之道人物非此一炁則何由而產育仙聖非此一炁則何由以長生及曾子答門人以忠恕者信乎道之微妙惡得泛與言哉舜承乎堯及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世人罕能收其放心鮮不為六賊所攘而耗敗其精无豈不危殆陰



符經曰。天有五賊。又曰。五賊在心。惟危者。世人既不能  
執厥中。皆汨沒於醉夢之場。抑亦危哉。且之道之微妙。  
淳朴既散。世漸澆薄。人不能古。難將至理微妙以形言  
之。允執厥中者。傳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  
道。又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老子亦曰。不如守  
中。孟子謂養吾浩然之氣。皆允執厥中之謂也。故夫天  
地之氣。從中而行。則春生夏長。風動雨潤。雷震霜殺。秋  
斂冬藏。莫不皆由此道。孔孟之後。聖門不得其傳。間或  
有言。多隱于高山密林。若黃石公馬。若河上公馬。若張  
許鍾呂馬。皆長存而不死。世之器識者。不得其門而入。

莫可測其端倪。乃指于外教別事。而萬世之下。直以此  
道爲無言可說。豈知斯道之高遠。且父不得傳於子。臣  
不得獻於君。其道有盜天地奪造化之機。宇宙在乎手。  
萬化生乎身之妙也。五季變更。天不受道。若麻衣希夷  
然。若堯夫。濂溪然。數夫子出。皆明斯道。于絕響之域。心  
黃帝堯舜。周文孔孟之心。故邵子曰。天向一中分造化。  
周子曰。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又借蓮以喻曰。中通外直。  
此即孟子以直養而無言。即孔子翼易曰。夫乾動也直。  
其靜也專。即周公繫坤辭曰。直方大。聖聖心。心自合道。  
妙。信乎聖人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老子曰。古之善爲



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予每三嘆斯言。今時道伴。則異然也。將求人。以識之也。豈明聖人深遠而不令人識。知之意乎。癸未人日。予將深隱梅山。有自號真息者。特來訪道。自叙爲哈刺魯之裔。奉議公之子也。行年三十有二。蚤歲即慕斯道。竟莫得究其說。適有何某善書者。與談茲事。且使之來求我。太易之道。樸觀真息。爲學未正。氣習殊倫。以正心誠意爲先。以窮理盡性爲急。得真語簡。好篤志。堅守。比其其他喜聞解行之輩也。乃以太易坎離之旨。授之曰。太易者。一陰一陽之道也。乾坤爲陰陽之父母。坎離爲乾坤之體。乾之始。純乾則兼坤而破。

爲離。坤本至陰。承乾一陽而實于坎。坎中心爻本屬乾。陽爲陰奪之。入于坤。實而成坎。坎之爲象。外陰而成陽。外柔而內剛。是爲陰中之陽。其體生天一之水。其物爲啞人之虎。是云虎向水中生。故君子遇之。當憑德行調習。無事者。免其所照也。離之心爻本屬坤。陰因陽索之。來陷于乾。虛而成離。離之爲象。外陽而內陰。外從而內順。是爲陽中之陰。其體生地二之火。其物爲或躍之龍。是云龍從火裏出。故大人遇之。以離明照于四方者。得中道也。亦如人之生也。如交乾陽之一炁。交坤陰之精。而有其身。以長其純乾。乾至于盛。則索乎姤。姤者陽來。



于陰緣其陰外發現陽之心爻乃動心統動則虛而爲  
離也。坤之純陰太極承此一陽則中宮實而爲坎也。四  
象以坎爲陷者。非坎能陷乃陽自陷于坤也。由是而後  
日夜漏泄而不休不棄則其存而有者能幾何哉。聖人  
興慈明指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之道以貫以養而不至  
于危殆者。斯之謂也。夫陰能消陽水能剋火爭柰世人  
者。赴燈之蛾不回不悟流爲嗜慾妄想之歸孰知惟精  
惟一乃一身之造化。允執厥中有可以長生蓋執中者  
既執也則守之既守之則養之養之者。養是炁也。逆用  
陰陽之道也。逆者取坎中之一陽以補離中之陰離之

一陰即實則復純白爲乾矣。是爲以坎還離。是爲逆用  
陰陽。是爲性命雙脩。是爲以真養炁。是之謂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之道也。聖人窮造化之妙探陰陽之精。參天  
地之造化。故云立天之道以旋也。真息丹促行矣。具書  
此以託後會。復號曰真陽子。

與東陽子

江東之東莞唐佐陶氏者曰東陽子。以穎銳志求還丹  
方。接老未得真師。行年甫逾七袞。參師匪怠寢食不安  
久而彌堅信而逾篤。至正癸未。月留純陽。因東平田君  
亭父致敬。謁我于鶴兒山之上。扣我以青城翁之玄。又



而候我于湖之屢復而俟我于江之滄來之既驟求之  
益勤已而具舟往來乎宣之上下甚而加禮試覘乎道  
之何如吾毋與之言爲無町畦曾杲亦以大冲漠賦語  
言孰美表裏洞然東陽子亦以遭逢因緣不立崖壁吐  
其純實憑其精神深念崦嵫斜暉早求至道要妙即據  
詞列愀拜拜投香自知榮障迷蒙奉質效心質信真誠  
湛露誓詞告天予欲無言不可得也直語之曰昔如來  
云若說是事諸天及人比當驚疑人之驚驚疑哭器識鄙淺  
姑豈勿論云何諸天亦復驚疑則於其間必有可驚可  
疑之事者東陽誓曰烏敢驚疑假一聞之更當精進况

頭顱如此何待奚爲上陽子曰子之重身也貴子之輕  
貨也難子之立志也明子之爲人也信夫言之易則失  
於輕太上有輕傳不傳之善夫子有失言夫人之訓惟  
是道也若處于焉人人愛之惡之人人議之詆之詆之  
者緣彼求之而弗得也議之者非衆人所可共听也惡  
之者爲嫌我之獨得也愛之者且有覬覦之想也故有  
狐媚而求之於前亦有螫毒母而毀之于後猶一切人疑  
切業始焉窺伺倣慕唯恐不得明師所愛珍奇亦無  
所吝及既得聞稍盡其說則紐於常而鮮至極但務其  
知而不之行此世俗所爲者唯是事太愚人以死生爲



小事。是於緊處放慢。至人以死生為大伴。急於慢處放  
緊。是凡夫愚子得而行之。立躋聖位。何哉。蓋其行之勤  
而至也。若其不行。求而知之。則斯人者。何足算也。有蓋  
愚人。聞頓悟成佛之旨。便謂道不必行。聞而頓悟即可  
成佛。豈理也哉。烏知一聞千悟。乃信之。及聞而力行。乃  
得成道。書曰。知之非難。行之惟艱。傅大士曰。日則備作  
夜則行道。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聞而不行道。安  
能成。愚夫但云。做仙作佛。總皆宿緣。彼却不思宿緣。仙  
骨因從何來。若云善。故彼不脩善。若云德。故彼不積德。  
無善無德。因此無緣。世豈有不種不植而求自然之秋。

收者乎。若也。夢生醉死。六慾七情。不知何為。夙緣所行  
無非種業。世有豈種黍而望收。嘉穀者乎。又有愚夫。恣  
意猜度。其謂仙也。無有言傳。亦無所為。但得真仙。親手  
提挈。或賜丸藥。或引凌空。無聞無脩。愈高愈遠。百端妄  
想。何其大愚。彼烏得知。最卑下處。有道存焉。傳云。若升  
高心自下。翼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  
其類也。經云。如來於五濁惡世。行於難事。是為其難。佛  
祖云。到這田地。聖凡不敢一闕。外魔潛覷。不得洞賓曰。  
飲海龜兒。人不識。燒丹符子。鬼難看。聖賢僊佛。同此一  
事。濁俗凡夫。安能知乎。今子以生死大事。而求之。切毋



因愚俗一言而忽諸。東陽子孜孜申盟。始終請事斯語。迺不敢秘。遂授之曰。道與天地同。太極道與日月同。運行春夏秋冬。生長成實。無非道也。道亦何物。即陰陽也。乾坤乘陰陽而太極。日月本陰陽而合明。春夏感陰陽而生成。秋冬得陰陽而收斂。人亦猶是也。身一太極也。及陰陽之无而生。資陰陽之无而長。全陰陽之无而壯。勞陰陽之无而衰。衰而虛。虛其中則為離。離之義散也。離也散。離不已則備而絕。是為五行順行也。是為一生一死也。神仙九還之道亦猶是也。但逆用之。逆陰陽而復也。返陰陽而歸也。純陰陽而仙也。又陰陽而神也。如

在根乎一无之始。把乾坤敗缺之体。為窟為舍。為藩為籬。却尋同類。先天之无。煉而脩之。求離坎散。離之无。根而歸之中。虛而住。坎之內。實而還。則離之中。純而復。太極矣。是為五行顛倒也。是為大還也。還丹之術。煉已為先。煉已之志。不勤還丹之功。未許滿堂金玉。要知雄而守雌。七返朱砂。當知白而守黑。先天无。後天无。首降東海之青龍。上鵲橋。下鵲橋。穩跨中天之黃道。龍虎戰爭於生殺之戶。龜蛇蟠結于戊己之門。用玄牝立丹基。辯刀圭為藥物。乾元用九。參義文。周孔之心。太極函三行。鍾呂王馬之事。五文浮黎之士。恍惚惚杳冥冥。一顆半



尼之珠圓陀陀光燦燦如露如電非霧非煙塞乎天地之間至剛至大俱入空玄之內不見不聞奚啻天人仰看方信地藏發泄時節毋爽火候不差始得先天之无自虚無中來始悟西江之水不<sub>一</sub>口吸盡丈夫無<sub>及</sub>蓋公十月懷胎長蘆罷功達磨九年面壁相中有相身外有身信則行之理無虚設此外無他術餘則皆傍門今以東陽號子者取紫陽翁有云金公本是東家子之義東陽懽甚而不勝聞從前所閱丹經亦証采<sub>心</sub>皆契合<sub>一</sub>日二日三日東陽求証市人一切衆楚者皆然群疑衆駁者何恨當無麻衣隱居輩出孰能畫灰是其所非東

陽子因有不然之言旋發悔前之語豈謂出於顛者何其無持操歟昔負苓者尚議伏羲泄道之密漏神之機分張太和磔裂元无詭道逆出以駭人心致薛收厥焉文中子茫然豈真伏羲氏之過歟况今而未及彼乎夫世之勝士高人尚非得良智友鮮不爲市人俗子引之趨曲逕傍蹊况我青城聖師切戒嗜利輕授驗其緣業虚實方許次第開陳所恃師道如天地誓盟如日月光在上天善誘其衷待其稅盡識其始信道尊德貴免受紫陽三傳之譴復聞謀毋一粒之丹爲萬代之規摹作學人之榜樣東陽歸也亨父來言請叙書此以復之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卷行卷第五終



4

